

土默特蒙古部研究资料之一

# 呼和浩特市 沿革纪要稿

荣 祥 著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  
蒙古史研究所

一九七九·五月

# 目

# 录

|       |                     |
|-------|---------------------|
| 卷 头 语 | ( 1 )               |
| 第 一 章 | 山川形势和历代建置沿革 ( 2 )   |
| 第 二 章 | 历代各民族的迁徙居住概况 ( 60 ) |
| 第 三 章 | 古跡寺宇和民间传说 ( 152 )   |
| 第 四 章 | 解放以来全市改革概况 ( 233 )  |

## 卷头语

这本呼和浩特市沿革纪要，是著者在业余时间独力写成的。从1956年5月后半月开始，至1957年3月前半月脱稿，中间共经过大约十个月的编写时间。由于工作关系，忽写忽辍，不能一气呵成。加以著者学识荒落，改校不精，舛断疏漏，在所难免。其中有若干条目，是前辈所没有谈到的，如昭君坟是隋安义公主坟，王承美不是这里的丰州刺史，永邵布非单独部族，蜈蚣坝是汪古达不嘎，寿灵寺即福化城等以及其他许多小问题，都是著者根据史实作了个人的主观论断。这是著者大胆提出这些看法，希望博学多闻关心呼市沿革的同志们，给予批评指教，俾将来再版时得以改正，是所切盼。

## 第一章 山川形势和历代建置沿革

呼和浩特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城市。它的位置恰好是在自治区的适中地带，约当东经一百一十点六度，北纬四十点八度的交叉处。所占地形是一个山、河环绕的广阔平原。市郊北首紧靠着东西横亘的「阴山」也就是本地人所称的「大青山」；在市郊东北约五十公里处有「阴山」支脉向南伸出，并远远环抱于东南首，古人称为「鍾山」，今人叫它「漫汗山」；从市郊西去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唯西南约八十公里处是滔滔滚滚驰名中外的「黄河」，它从西来，向南去，在这个平原的一角做着洪流九曲中的塞外一曲。这就是呼和浩特市所占平原周围或远或近的山川形势。

从中国文字记载的古代历史中追查这个地方的变迁情况，据我们所知道的一些简略史迹来说，也只能从「战国」时期谈起。在这以前，我国古史是很少谈到这个地方的。纵然偶尔谈到，也不过是说：「荒服之外，北狄所居」，如此而已。这种在中国古史上不谈或少谈的缘故，大概是因为：「战国」以前，中国古史所谓「二帝、三王」时期的「华夏」民族，其生存活动范围还只局限于以河洛为中心的一带地区。所划「五服」，除「要荒」两服不计外，其余靠近王畿的「三服」即三

层，每层五百里，充其量，它的半径也只有一个五百里，所以，大夏以南，勾注以北，在古代史家的眼光看来，就都可以存而不论了。

根据史记赵世家的记载，这个地区的发现是从赵武灵王开始的。史记原文记的很简略，只有如下几句：

『二十年王西略胡地至榆中，胡林王献马。』

『二十六年，攘地西至云中，九原。』

『西北略胡地，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

从史记这几句简略的记录里，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地区在战国以前是林胡族居住的地方。从林胡这个名称的字义来体会，我们也可以知道中国古代史家对这一胡族的专名，也许还不很熟悉，只知道他们住在原始森林很茂密的地带，就把他们叫作林胡。从这种情况中，我们就更清楚地体会到在赵武灵王以前，华夏民族的兵力是没有到过这个地方的。这主要是由于华夏的战车甲士不便驰骋于山岳森林地区；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战国以前华夏各国还没有形成人稠地狭的向外——尤其是向荒服地区侵略的必要条件。据明代董说所撰七国政，引证史记通典诸书的记录说周当成康极盛时，所有各诸侯国的总人口数才仅达一千三百七十万四千九百二十三，到春秋

时期却又减为一千一百八十余万。他虽没有提到「战国」时期的几个国家究竟共有多少人口，但是我们可以从以上两个统计数字推知它的情况，也就是经过封建割据的长期混战，「战国」时期的人口绝不能比「春秋」时期为多。当时几个大国用这些人力争霸，都表现了自顾不暇的疲惫情态，哪有余力到遥远的「荒服」草昧地区和异民族争胜负，较短长呢？这是当时稍有头脑的国主们决不肯干的事，然而这也正是像「林胡」这些游牧民族所以能在「阴山」地区长期安居的主要原因。

自「赵」武灵王处心积虑要打倒他的强大敌国——「虎狼之秦」，又估计到从「函关」正西进攻很难得手，就采「胡服骑射」的策略，打靶绕道「胡」地「东南袭秦」。他这一策略虽没有完全实现，可是却给自古沉闷神秘的「阴山」地带打开了此后二千多年历史的第一页。他是给这个地方制定名字——「云中」，写入记录的第一人。「清」代顾炎武著「天下郡国利病书」关于这段史蹟有如下的一节议论：

「周」赧王十五年（公元前300），「赵」武灵王南攻「中山」北攻「楼烦」「林胡」，攘地至「代」，西至「云中」「九原」，于是置「云中」「九原」「雁门」郡。夫武灵王之攘「胡」，自谋「秦」始也。……内招骑射之强，外辟三胡之地。「楼烦」可以礼服，则遇兵王以致兵。」「林胡」宜用兵威，则驱

其类以云其地。由是「云中」、「九原」可以直通「秦中」，而「咸阳」以居危矣。」

从上述这一时期的历史事跡和顾氏的一节议论里我们可以知道「林胡」是这个地带的原始居住民族；又可以知道「华夏」民族势力到达这个地带是从「周」赧王十五年由「赵」国的武灵王——赵雍——以胡服骑射的略地方法开始的；也知道这个地区叫作「云中」是「赵」武灵王给它安的名字。而在这以前只是泛称为「胡地」。自攘「胡地」置「云中」以后，这个地带就变成中国各民族长期进行拉锯战的激烈斗争场所了。「赵」既佔有「云中」，跟着就建筑了防「胡」的防御工事。「史记匈奴列传」说：「『赵』武灵王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由这些措施可以看出「赵」武灵王当时也很明白被他驱走的「胡」是不能保证他们永远不再来的。

果然，到「秦」始皇忙于吞併「六国」的那个年代里，历史虽没有记载「林胡」捲土重来的事跡，但是另一个新起的游牧民族「匈奴」却又跑进长城以南来了。直至「秦」始皇完成了他的统一中国的事业以后，他还得派大将蒙恬率十万大军北逐「胡」又把「燕」、「赵」的长城旧跡重行修复接连，从「辽东」至「临洮」，号称万里长城。仍把「阴山」以南，长城以里这块平原建置为「云中郡」。「秦」统一了中国不到十五年，

就被诸侯武装叛乱所推翻，接着便是五年时间的「楚」「汉」纷争局面。从前被逐的「匈奴」却又趁这个边境空虚的机会跑进长城里边来了，「汉」朝建立初期，又费了很大的力量才把「云中郡」的建置恢复起来。这就是我们这个地区在公元以前的沿革概况。

在这里我们应该强调指出一点，就是：以上所谈的「云中郡」，它的辖地很广，西南从黄河南岸起，北至「阴山」，东北达到「大青山」和「漫汗山」转弯地点以北，南至达到现有的长城界。这是「赵」和「秦」所建「云中郡」的领域，到「汉」朝初期又把它南部划出一块，置「定襄郡」，这就比「赵」「秦」所置「云中郡」的辖地削减了大约有一半，现在呼和浩特市所辖的区域却又是「汉」「云中郡」的一部。如果我们不把这种界限谈清楚，就很可能给读者留下一种模糊概念，误以为现在的呼和浩特市就是古代的「云中郡」，那就错了。

为了更明白地介绍一下古「云中郡」的山川地理轮廓和现在呼和浩特市的位置关系，我们打算把这里的环境形势作为汉文的「可」字来谈。在市北横亘的「大青山」很象个「一」字，加上从东北向南伸而又往西一弯的「漫汗山」，就很象个「丁」字了，呼和浩特市处在这个「丁」字形的山脈拱卫中，恰象「可」字中心的那个「口」字，西南方向是没遮拦的开河平原，也和这个「可」字的形象差不多。这就说明现在的呼和

浩特市正佔着古「云中郡」的中心要害地区，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呼和浩特市的新、旧两城究竟相当于古「云中郡」的那个县呢？

这个问题，从班固的「汉书地理志」里是得不到解答的。他虽在「云中郡」的标题下注出十一属县的名称，却没有注出每县所在的地点，这就给后世研究中国边疆地理的学者们留下很大的困难。班固是「后汉」初期人，他上距「前汉」置郡的年代并不久远，而且他本人从军来过塞外，按道理，他写「地理志」时是应该并且能够把这些边疆大郡的属县位置写清楚的。可惜，班氏没有这样做。后人距古更远，且绝大多数内地学者都没有亲自亲塞外考查的机会，这就不能不形成后世学者们对塞上地理著作的两种偏向：一种是略而不谈，另一种是主观假定。从「后汉」初期到「明」朝末叶，中间经历一千六百多年，不论是官修、或是私人著作的舆地书籍，十之八、九是属于前一种偏向的。如历代正史所附的「地理、郡国、职方」等志一直到「明朝」的「大明一统志」，又如「十三州志」、「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等以及其他个人著述，从数量上看虽是「汗牛充栋」地数不清，然而它们都是详于内地，略于边疆，多谈州郡，少谈县治的。这对我们所希望解决的问题，不仅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帮不了忙，就连后世许多舆地专书也是帮不了这个忙的。其次

是从「清」朝中叶到现代，出现了一批专门研究中国西北舆地和民族历史的学者，他们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致力于攷据一方石，也就是把中国古人的许多史、地著作给予更深入的攷证分析，从而把自己的心得见解贯注在笺疏注釈里去。也有一些学者翻译或引证了许多外国书籍来充实自己的著作。这一时期成书很多，他们的成绩也是值得我们称赞的。可是他们对于某一古城位置，也往往犯后一种主观假定的偏向，他们经常用「疑是今某地」，或「大约在今某旗县内」，这类词句来解一个古代地名。这种自己没把握而把它肯定下来的说法，不是主观是什么？它不但不能替我们解答问题，反而会把我们引入迷误的方向上去。所以我们今天研究古「云中郡」属县与呼和浩特市区的对照问题，也就不能完全依靠这类著作来解决。

以上所说这些浩如烟海的古今舆地专书，既不能解答我们所提出的问题，那么，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可以解答这个问题的线索呢？我们的回答是：能找到，而且已经找到了。那就是「后魏」酈道元所撰的「水经注」。这部书虽然是以记水道为主题的著作，但它对我们所企图解决的上述问题却能给予我们极有力的启示，这是最可喜的一个发现。可惜多少年来这部书被许多做校注的学者们搞得势如乱丝，使人很难找出它的头绪来，例如在呼和浩特市周围的几个古「云中郡」属县，就是被这些学者们搬错了地位的。这种情形，我们将在下文附

带的谈到它，在这里就不多费笔墨了。

根据《水经注》《芒干水》一条的记述，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肯定：现在的呼和浩特市辖区就是《汉云中郡》所领的《北舆县》。为了便于对照，现把《水经注》有关的原文节录如下：

……又有《芒干水》云塞外，南迤《鍾山》，山即《阴山》。故郎中侯应言于《汉》曰：《阴山》东西千余里，单于之苑囿也。自孝武出师攘之于漠北，《匈奴》失《阴山》，过之未尝不哭，谓此山也。其水西南迤《武泉县》，王莽之《永武》也。又南迤《原阳县》故城西，又西南与武泉水合。

其水（武泉水）东出《武泉县》之故城西南，县即王莽之所谓《顺泉》者也。水南流又西屈，迤《北舆县》故城南。按《地理志》：《五原》有《南舆县》，王莽之《南利》也，故此加北。其水又西南入《芒干水》。

《芒干水》又西南，迤《白道》南谷口。有城左右，背山面泽，谓之《白道城》。自城北出，有高阪谓之《白道卷》。沿路惟土穴出泉，挹之不穷。余每读琴操，见琴操相和雅歌云，饮马长城窟，及兵跋涉斯途，远怀古事，始知信矣，非虚言也。顾瞻左右山椒

之上，有垣君頽甚焉，沿溪亘岭，东西无极，疑<sub>1</sub>赵<sub>1</sub>武灵王之所筑也。<sup>7</sup>

郦道元这一节寥寥无多的谈水文章，却比我们翻前无数地理专书强得多。它的优点约有以下三点：第一是郦氏曾经亲身来过这一带地方，他既有意作<sub>1</sub>水经注<sub>1</sub>他就必然要对这一地带的山脉水系作一番认真的考查，尽管他对没有到过的江南水系有错误叙述，但对我们这里的记载，却有确实可信的价值。第二是郦氏生于<sub>1</sub>后魏<sub>1</sub>，距<sub>1</sub>两汉<sub>1</sub><sub>1</sub>三国<sub>1</sub>年代还不很远，许多<sub>1</sub>汉<sub>1</sub><sub>1</sub>魏<sub>1</sub>故城遗址，纵然荒废，也一定还有比较显明的残迹可资参证。第三是郦氏的著述体例，以记水为主。一切古迹都是借水流的方向形势来说明，凡离水较远的就不列入，以免自乱其例遗误后人。因此，我们根据郦氏的记载来确定呼和浩特与古县邑的地位关系是有充分理由的。

现在我们开始来分析研究一下前页所引郦氏的一节文字吧。它所记的<sub>1</sub>芒干水<sub>1</sub>就是现在市南二十华里处的大黑河；它所记的<sub>1</sub>武泉水<sub>1</sub>就是现从市东郊转到南部的小黑河。从哪里证明古<sub>1</sub>芒干水<sub>1</sub>和<sub>1</sub>武泉水<sub>1</sub>就是现在的大、小黑河呢？首先应该指出：在古称<sub>1</sub>云中郡<sub>1</sub>的这个开沟平原里，能吸收若干山涧细流以主幹水系注入黄河的，只有古称<sub>1</sub>芒干水<sub>1</sub>而今称大黑河的这条水才有这个资格；<sub>1</sub>芒干水出塞外，南经鍾山<sub>1</sub>。这句话是说明水发源于<sub>1</sub>秦<sub>1</sub> 並阴山<sub>1</sub>所筑的长城塞以外，

又经过「阴山」向南伸出的支脉「鍾山」才往西南流去，这和大黑河的发源与流向是完全一致的；「芒干水」流入平原以后所吸收的第一条水是「武泉水」，而大黑河出山以后首先接纳的水是小黑河，而且「武泉水」「南流又西屈」的情况也是和小黑河完全相同的。我们从上面这许多恰相吻合的具体形势里，就可以得出「芒干水」是大黑河，「武泉水」是小黑河的结论来。

我们对这两条水的古今互证问题既已解决，跟着就要分析研究古县的地点问题。在呼和浩特市附近，有三个「汉」县名称座落，最容易指错地位，那就是：「原阳」「武泉」「北舆」。按酈氏依水流方向所叙的地位，「原阳县」在今大黑河出山以后向西南流的东畔。「清」朝董祐诚却说「当在今绥远城东北，黑水河西」。酈氏明明说「「芒干水」南流「原阳县」故城西」。「水迳城西」，就等于说城在水东，而董氏笺校，却偏要把城搬到水西，这不仅迷惑后人，而且也叫「原阳」侵占了「武泉县」的地位，这是非常错误的。又攷「武泉县」应在今大黑河上游西畔，小黑河发源处的东北，就是现在巴尔哈绍地区。但董祐诚又说「当在今归化城东」。如果舒董氏所指的地点和酈氏所指「「武泉水」出「武泉县」之故城西南」相较，那就必须把小黑河水发源地移到呼和浩特市西南方，才能适合。然而这并不是任何人所能办得到的事。再攷「北舆县」应在小黑河

向南流又往西流的那个转弯地点的北畔，恰好正是现在呼和浩特市所管辖的中心地带，所以我们说呼和浩特市就是「汉」「云中郡」所领「北舆县」的旧治所，这是确有根据，一点也不错的。可是董祐诚又说「当在今归化城东」。难道绥远城东北已经如董氏所说设了一个「原阳县」，而又在归化城东可以设「武泉、北舆」两个县吗？这就可以看出如董祐诚之流的学者们——朱谋埠、赵一清、孙星衍、顾炎武、顾祖禹、齐召南、等人对塞外舆地的考证，常有类似董氏的情况——很多是习惯于泥书本是揣下断语，甚至连书本里的原文也没作深入的钻研。如「水经故城西」，解作城在水西，岂不是连原文也没加思考的缘故吗？也不查攷「绥远城」和「归化城」相距有多远，两城之间只隔五里，能不能安排两个古县，全不管它，就硬那样安排了，这怎能不把后人引入五里雾中呢？

现在我们把这三个古县的地点，重作一次整理说明，使读者可以得到一个更明晰的概念。

「北舆县」、「武泉县」和现在大、小黑河两条水流的关系，就彷彿汉文里的「少」字。中间一竖是小黑河，左边一点是「北舆县」，右边一点是「武泉县」，下边一笔是大黑河，「原阳县」在大黑河东南，离市区较远，不在我们研究的范围以内，我们就不去谈它了。

也许有人要问：「北舆县」在「武泉水」北岸，呼和浩特

市也正在小黑河北岸，这个在北岸的安排是有根据可信的。但小黑河北岸的地段是相当宽的，右「北奥县」旧治是否也有可能在市东或市西呢？仅凭「水经注故城南」一语就肯定它恰好就是呼和浩特市所在地，恐怕也不足以服人吧！

我们对这一问，认为问得极好。但我们对于上节已经肯定的结论，现在的呼和浩特市就是右「北奥县」所在地这一类，仍然认为是正确的。既不能往东移，也不能向西搬，恰好就是现在市中心新、旧两城周围的这一地区。我们为什么敢这样坚持呢？因为「水经注」原文指得很清楚，它说「武泉水」南流又西屈逕「北奥县」故城南。它并没有说「武泉水」南流逕「北奥县」故城东，这就因为水南流虽然经过故城以东，然而它离故城还相当远，所以不能那样说。直到它「西屈」以后，才说「逕故城南」，是指明城的南面离水近。如果往东移，那就变成东面离水近而南面离水远了，这就和郦氏亲身探查故城遗迹时所指的地位大相违度。就以小黑河的水流形势来看，也是从市东北四十里「大青山」的卯独沁、哈拉沁两谷发源向南稍偏西，流到市东南大台村才又向西弯曲，经过市南郊，再向西南注入小黑河。这和郦氏所说完全符合。其次，我们再谈不能往西搬的理由：按「水经注」原文，在「北奥县」西有「白道城」，位置在「白道南谷口」的右边山下。「白道城」云有高原，谓之「白道谷」。有这样一些台迹拦在西边，我们就绝对

不能把「北舆县」故城地点再往西挪了。应该知道现在市西北的「蜈蚣坝」就是古「白道谷」，「蜈蚣坝沟」就是古「白道谷」，在谷口右方的「白道城」应在今乌素图村附近。如果把「北舆县」故城往西移一移，那就移到这许多名胜以西去了，这是违反「水经注」原文所列顺序的。

古「北舆县」故址，如上所说，既不可以往东移靠近了「武泉水」，也不可以往西挪越过了「白道城」。那么，是否可以往南挪一点，使它更临近「武泉水」呢？如果这样移动一下，岂不更符合水「逕北舆县故城南」的「水经注」原文语意吗？我们认为这样移动，表面上虽与原文语意相符，但从地形上考虑却和古时筑城置县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了。现在的呼和浩特市中心新、旧两城是在「阴山」南麓约十里的一个稍微凸起的高地上，东、南、西、三面郊区都较市中心略低，加以北部「大青山」几个山涧小水——如坝沟、红沙口、——都在出山以前就渗入地下，伏流至市南便汇成一片下湿地，每年春季地皮解冻时，这一带就变为很难通过车马的泥泞区，假使遇到雨涝年头，由于地下水与地上水连起来，就更使旅人都要高唱「行路难」了。现代是这样，我们估计古代的情况，恐怕其沮洳程度比后世还要严重。酈氏书中对此也有暗示，他说：「白道城背山面泽」。这正说明「后魏」时期南面还是一片沼泽，古人怎么能在这种地方建筑「北舆县」城呢？所以我们说把地点往南

移也是不可以的。

为了确定呼和浩特市辖区就是古「云中郡」所领「北真县」的旧址，我们在这一方面所说的话已经很多了。现在我们应该换一个话题，谈一谈和「白道谷」有关的一些情况，因为它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南北通道，它与这个地区的历代建置是有密切关联的。

「白道谷」、「白道谷」、「白道城」，这些名称在「史记」、「汉书」等古代历史著述中虽没有发现，但郦道元在「后魏」作「水经注」时就很明白地提出这一系列名字，既不带传闻的口气，又不是俗称的说法，而是直然说「泾白道南谷口」、「有城，谓之白道城」，「有高阪，谓之白道谷」，这就证明这些名称是在「后魏」以前就已经有了。按「秦」、「汉」时代「匈奴」和「中国」双方的形势是这样的：

「史记匈奴列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